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廣博物志卷十

明 董斯張 撰

帝辰中 堯舜至漢止

堯母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天偶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常有黄雲覆蓋之蔑食不饑年二十寄伊長儒家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者有赤龍負圖出慶都督讀之云赤受天運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采

鬚髮長七尺二寸鋭上豐下足履翼宿署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婚有娠龍消不見既乳視堯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春秋合誠圖

世謂堯生伊長孺之家而姓伊祈非也伊祈乃炎帝之姓堯姓姬出於唐嚳不為伊蓋昔以堯與炎帝俱火德王故謂堯為炎後自漢以來有是說世遂果以堯為炎帝子孫因云姓伊祈失之世紀云慶都寄於伊長孺家故堯以母所居為姓又云為祈氏或從母姓伊姓非其

本姓亦自辨矣稽古録從之為祈姓誤也靈臺碑言昔者慶都兆會窮精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爾然亦不得為祈云路史

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為禾鳳皇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堦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箑蒲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為十瑞述異記

帝堯書銘竹帛琢戒杆㭊墨子

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

則止

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

堯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二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兎園策注

孔子云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謂十二載一巡狩也

人君之有天下瑶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宫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羹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璞馬不以鶉居易九市不以私故留耕時水處者漁谷居者牧陵阪耕畜臯澤織罔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所工易所拙而上下達矣見尸子文子淮南子

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檽扉之内霏然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

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縈符子

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武王取人以度大戴禮

堯有大唐之歌文心雕龍

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淮南子○又晉張紘云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立誹謗之木呂氏春秋言堯有欲諫之鼓尸子言堯立誹謗木文紀注進善之旌堯立之五達之道誹謗木堯作之橋梁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又帝王世紀云禹置敢諫之幡

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呂氏春秋
堯無百戸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
堯翼星之精在南方色赤舜斗星之精在中央色黄禹參星之精在西方色白湯虚星之精在北方色黒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色青感精符注
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桀夢黒風破其宫紂夢

大雷擊其首

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戰國策七友者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

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為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荀子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嬰聞聖人尚儉堯不以土階為陋

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昔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埶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

以相欺者也子華子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庾信賦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呂氏春秋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

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莊子

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見書緯温子昇舜廟碑所謂感夢長人者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嶽明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世紀云堯求賢四嶽薦舜堯命之於順澤之陽或云即濩澤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為之柰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中信亡倦而天下自來荀子云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誠盛於内賁於外

(形於四海天下其在隅邪夫亦何足致也)一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以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者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不可長又奚問焉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龍垤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妃以盲婭以瑩(盲即娥皇字娥婭皇盲聲相混也瑩即女英見世本孝桓梁后名曰文瑩一曰匽帝系作女匽氏尸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娥皇衆女之英妄　淮南子云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堯之子長監明蚤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而弗

獲嗣

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墨子

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為天子公孫尼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乃傳天下於舜韓非子

方堯禪舜沉書日稷而赤光起舜禪禹沈璧堯壇赤光又起及湯觀洛沈璧三投光不起矣鉤命訣

虞舜握石椎懷神珠椎讀曰鍾鍾平輕重也握謂知玉衡之道懷神珠喻有聖性也出尚書帝命驗

舜東夷之人生於桃丘嬀水之汭損石之東舊說言舜上虞人也後為縣桃丘即桃丘方相近也今臨江山有立石所謂損石者也風土記○又山海經中容之國舜之所生

舜耕於歴山而交益陶於河濵而交禹魯連子

舜耕於歷山得玉歷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體道不倦搜神記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而甽正河濱之漁者爭抵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韓子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

畞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尸子

舜耕歷山歲不孰舜糴其父諸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真源

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列女傳

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竹書紀年

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甞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虚賣賤於是債於傳虚以均救之

舜南面而治天下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江海乎千仞之溪滿之螻螘之穴亦滿之禹湯之功不足尚矣尸子

王充云禹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而尸子云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則更有兄也路史

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盭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韓詩外傳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尸子

南風孝子之詩舜以教天下之孝禮記疏

舜受終鳳皇儀黄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授益地圖雜書靈准聽

帝命驗曰順堯攷德題期立象注曰堯巡省河洛得龜之圖書舜禪習禮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也

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堵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鍾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也於是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糺漫漫

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頓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昃榮光休至黄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竹書紀年

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符子

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人必貴如令矣韓非子

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賞而不罰商罰而不賞周賞且罰慎子

禹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日洗於河西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帝王世紀　傅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

詩含神霧云大禹之興黑風會紀注黑力墨風風后皆黄帝臣禹伯禹當其至也

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見河圖握矩紀

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丹鉛録

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

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呂氏春秋

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

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韓子

大禹之名飛在金烏前懸於玉兎上　禹廟謚議

大禹勤求賢士以及方外見耕者五偶而式十室之邑必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以備道秉德之士存焉　賈子

夏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徃陰相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即勅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

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決塞導阨禹甞謁雲華於崇巘之顛顧盻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油然而止聚為夕雨或為遊龍或為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真仙通鑑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

廣博物志

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會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上

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

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鍾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十洲記

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

林（淮南子）

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越絶書）

伯益干啟位啟殺之（竹書紀年）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君之勞矣（符子）

夏禹十寸為尺成湯十二寸為尺武王八寸為尺

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隋食貨志

禹平天下得益臯陶横革直成為輔荀子

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寗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鬻子

帝啟一名建一名余世紀

桀作瑶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

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牧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殷王而夏亡竹書紀年注

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相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管子

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淮南子

桀盛軍伍立兩億自謂天父上

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冠危石觀君之履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符子曰龍逢遂為炮烙之歌

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任昉百辟勸進今上牋注出論語陰嬉讖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苦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為殷何

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鈞臺寘之種泉幾於

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攢茅

夏桀之時有岑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

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

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期年岑山崩為大澤湯率諸侯

伐之太公金匱

桀為無道天下顫恐干辛任威國人大崩湯欲令伊尹

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於妺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民心積怨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聽於妺嬉之言以告湯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十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民大悅親郼如夏呂氏春秋

湯禽桀於焦門放之歷山乃與妺嬉及嬖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世紀

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戴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𡑍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嘷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挐首墨面而

不容曼聲吞炭内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
西姥折勝黄神嘯吟飛鳥鎩翼走獸廢脚山無峻榦澤
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金積
折廉璧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磬龜
無腹蓍策日施淮南子
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荀子○又淮南子云桀因焦門紂居宣室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
也湯事之以千金内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

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

湯以薄武王以鄗薄亳同鄗鎬同荀子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蜓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鬻子

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蜀書

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吳越春秋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

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天下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越絕書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大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世紀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王馳往見之彭氏子諫曰伊尹賤人可徒致之君無辱車乗王曰夫一草之木可已天子病者天子猶欣喜食之子誠不欲藥人病也遂黜彭氏之子劉縚先聖本紀

成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携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家無人矣君有人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

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我將去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為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竹書紀年

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䑛之宋志

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章山名大沙或云沙丘

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二老吳越春秋

京房易載湯戒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

以天下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義理

啟家質直故以生日名子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是也不以子丑名者何也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本實故以甲乙為名也白虎通

伊尹之始終書叙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死抱明允以嬰戮發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説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

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名公

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民諫曰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為妖言而誅之後數日天暴風雨發屋折樹太公金匱○比干作秼馬金闕歌

周文王之時涖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

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袟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韓詩外傳

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而去台公與語賢之告文王

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於長子劉向別録
文王語太子發曰吾厚德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泰靡
童牛不服童馬不馳萬物不失其性周書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
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
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
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
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

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
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
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
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
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
遁終身無聞莊子

王將獵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大師以佐
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皐陶其兆類此至於磻溪
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
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
来提撰爾洛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
命曰呂佐昌者子竹書紀年 又列仙傳云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内智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

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又説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
踞笑曰汝何為来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
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
胡垢予為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已必盡智
以兼濟萬物豈無是耶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

天地中一焉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焉常焉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耶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 無能子

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 武成正義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淮南子

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 潛夫論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淮南子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荀子

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之諛臣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淮南子

文王見詈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韓子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跣

之入水弗敢拔也曰昔者文王𩰚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守其法教乎 賈子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為之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呂氏春秋 韓非子作文王又作晉文公

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名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

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韓詩外傳

武王克商將度邑自鹿丘而歎周書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斾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天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說苑

武王之伐紂也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

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甘泉厭旦於牧之野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荀子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陰謀

河南有鉤陳壘相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水經注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鬻子

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之卒輻分車瓦裂甲如解下書大傳

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翼右翼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以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攓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賈子

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說苑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既不能其主又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呂氏春秋

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

君子臨衆果於進退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除紂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

顧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莊子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斂搢笏以示無讐周書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

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

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户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劒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

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逺視邇所代

機之銘曰皇皇唯敬口生㖄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

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

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

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

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履之銘曰慎

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

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身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武王踐阼記

帝王微行自漢武帝始也劉氏曰盧生教始皇為微行

非自漢武帝矣物原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大戴禮

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卲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後漢書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為名西京雜記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文章緣起）

惠帝崩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楚漢春秋）

文帝廟號顧成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淵龍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三輔黃圖）

景帝坐崇芳閣上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間使王夫人居之改崇芳閣為猗蘭殿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之曰王美人得子可名曰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為武帝生於猗蘭殿漢武故事

武帝初名彘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說問兒悅習何書為

朕言之乃通伏羲以来羣聖所録隂陽診候及龍圖龜筞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歳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漢武内傳

漢武帝甞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悦之仍留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髙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户聞書生聲急謂爲已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説

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㸒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欵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葢天啟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廣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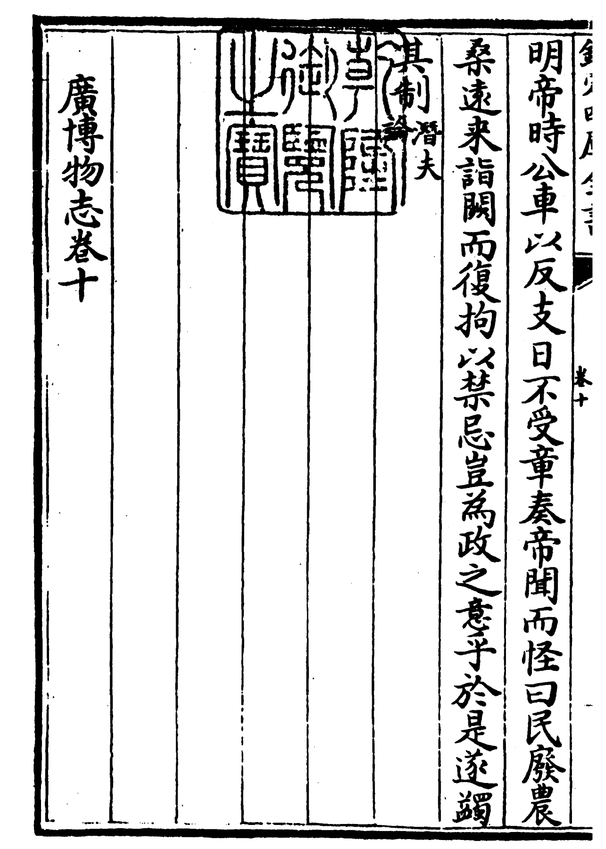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殯物宣帝愴

然以書付茂陵漢武內傳

漢武帝冢裏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宫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郿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説賣者形狀乃帝也異苑

光武生有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

光武進至下博城西皇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旁指曰努力東漢書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来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潛夫論

廣博物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廣博物志卷十一

明　董斯張　撰

裔宸下太子　后妃

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来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尚書大傳

皇太子初拜有赤莌幢馬齒呈箱事四枚鹵簿有黄麾

漆牀上並

皇太子金璽龜紐朱黃綬遠遊冠介幘翠緌佩瑜玉隋書

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葢畫轓文輈五彩續漢書

太子輦曰銅輦

太始三年制太子安車乘象輅沈約宋書

太子車緑幢青幰隋書

皇孫緑葢車晉志

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而就蔞室太史持銅而

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

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天下毋取於土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新書

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皇即女皇世本帝繫漢書云女皇生丹朱帝繫人表作散

宜氏繆堯三妃一后或云即中山夫人雷澤縣西五中步有中山夫人祠云堯之四妃張謂舜廟碑謂堯舜皆娶一姓也朱即嗣子朱說文引虞書作丹絑御覽世紀女甇生丹朱非也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庶弟九莊子云堯不慈故云殺長子殆先死爾而四機論乃有堯四十子之說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然說苑堯時舜為司徒契司馬禹司空稷為田疇夔樂正倕工師伯夷秩宗臯陶大理益敺禽獸九子為臣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以成九功則非堯之子矣

堯生丹朱驁狠媢克帝悲之為制奕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為房侯路史

周妃后姙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

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

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

後有與慮也賈子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

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上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

國君之子蛇遶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

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劔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

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懐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懐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新序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内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謂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寳臣也上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来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

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

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

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名中山君以為嗣詩曰鳳皇於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韓詩外傳

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呂覽

夏扶謂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燕丹子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是為人大事也令定汝為嗣殷芸小說

衛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惡大鼻當持紙蔽其鼻而入帝怒三輔故事

小黄門譙望幸於皇太子太子因寔頑厲望子進為孝

廉蓋勲不肯用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無悔

後漢書

鄭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

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敕迎太子不賫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暠

至横觙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常侍来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梵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良久並上

春秋佐助期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值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漢帝少時名為董侯名不正蒙亂荒惑其子孫以弱亡也

文帝初在東宮與太尉王朗書云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論大義

侃侃無倦魏書

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晉中興書

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於清溪立宫號曰舊宫反之窮廄也至鬱林王果以輕狡而至於窮又武帝時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黜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令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

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南齊書

昭明太子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柈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南史

梁元帝謂蕭大圜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好善則彌高千載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太始中為大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

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各二 南史

元帝愍懷太子昵狎羣下好着微服常入朝公服中着碧絲布袴摳衣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梁書

邢峙為國子助教授太子經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

峙令止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陛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北齊書

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為訪索婚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人禮備舉有如是德故索為妃太子雖納為妃然恒與妃行住坐卧未曾有世俗之意但修禪觀又普曜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啟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有玉女宜與太子為妃

以權方便令當試之使上工匠立端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流能應聘耳王告左右梵志入迦夷衛國遍瞻周行覩一玉女淨猶蓮華類玉女寶是執杖釋種女名俱夷見太子竒異才術以女俱夷為太子妃及年十七王為納妃揀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神義備舉是則宿命貴華女也雖納為妃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汝却人有汙垢必浣此褏婦不敢近諸女咸疑太子不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

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因果經以下后妃人皇九人別長九州離艮地精女出為后此稱后之始云初學記曰夏殷以前大率稱妃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景帝廢后薄氏後世人主廢后始此物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版謂宮中閽寺之籍圖謂宮中官府之象以治王內之政令政令謂治閽寺之法禁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謂吏之子弟居之謂使之宿衛也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王后立六宮正寢一燕

寢五也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者女御八十一人九九而御於王謂每九人當一夕也使各有屬每九人屬一嬪以作二事合絲枲之事正其服一其禮也禁其奇衺齊其行也展其功緒核其事也大祭祀后祼獻則贊贊助也瑤爵亦如之尸卒食王既酳后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玉為飾亦內宰贊助其禮正后之服位服謂褘衣以下六服位謂房內戶中及阼所立處而詔其禮樂之儀詔其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王禮賓而后亞祼王獻賓而后亞獻王酬賓而后以瑤爵酬賓者皆內宰贊之致后之賓客之禮后致飲於賓客之禮則酒

人共之而内宰致之也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婦正其服位

凡建國建立國都佐后立市王立朝而后立市市内宰佐之設其次司市所居置其叙胥師賈師等所居正其肆諸行列肆之等陳其貨賄諸物皆陳列之出其度量淳制淳謂幅之廣制謂匹夫之長淳音準祭之以陰禮婦人之禮中春詔后帥内外命婦始蠶於北郊外命婦諸臣之妻内命婦三夫人以下仲春始蠶之時也北郊以為祭服以親蠶而為祭正陰之地也服敬之至也歲終則會内人之稍食計嬪御之廩給稽其功事攷絲枲之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内宰助后而受女御所獻絲枲之功比其小大與麤良而賞罰之會内宫

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施其絲枲之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北宮後宮也表縣禁令於北宮而糾宿衛之怠慢者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稑上春正歲春事將啟之時助王親耕也　周禮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以其掌后之命故后出入則前驅而往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三者有禮必有事擯則若執事相介賓也詔則告之以言也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正以齊之嬪詔相正不同異尊卑也撤后之俎后於祭祀授俎於房既事則撤去之后有

好事於四方則使往好事謂恩好之事四方謂族親有爲四方諸侯者使往問遺之

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好令謂恩好之令卿大夫掌謂族親有位於朝者也

王之陰事陰令陰事謂進御之事陰令謂王有所求爲於北宫之令

内豎豎未冠者之官名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内后六宫也外卿大夫也童子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治小事焉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内人

蹕王后之喪遷於宫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

車

九嬪王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之職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

王無官職也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凡祭祀贊玉齍玉齍受黍稷器以玉為之齍音咨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洗祭器也水滌為濯手拭為摡為齍盛為治擇也黍稷曰齍在器曰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內羞房中之羞盛物以薦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

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招以名祥梗以碍災禬以會福禳以禳禍以除疾殃

女史女人掌文史者掌王后之禮職后於禮事所當職者掌内治之貳内宰主治王内之政令而女史貳之以詔后治内政逆内宮於后宮之事有所逆而治正之書内令於后宮之令有所書而宣布之凡后之事以禮從后舉則以禮籍從焉猶太師之從王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女宮謂刑女給宮役者宿戒謂前期齊戒也及祭祀比

其具（比次也具謂所濯溉及粢盛也）詔王后之禮事（詔告也禮事謂祼獻薦徹之節也）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六宮之人謂世婦女御也）相外內宗之禮事（外內宗謂女之有爵者后之禮事則以言詔之外內宗之禮事則以力相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賓客饗食后有亞祼亞獻之禮內外宗佐之而世婦相之也）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擽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王同姓之女凡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后徹傳之內宗又遞傳之外宗有司也）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王姑姊妹之女凡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王之豆籩皆飾以玉眡豆籩者眡其實也及以樂徹亦如之亦佐后也又為內宗佐傅也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並上

古者貴賤通稱其妻曰妃周公始稱天子妻曰后妾曰

夫人諸侯妻夫人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士庶人曰妻秦昭王始稱其母曰太后漢高祖始稱其母曰太上皇后諸侯母曰太夫人武帝始稱其祖母曰太皇后魏明帝始稱天子妾諸侯妻並曰妃晉哀帝始稱所生妾母曰太妃物原

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應劭漢官儀

皇后春幸繭館夏遊御宿秋望昆明冬飲飛羽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

妻御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制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畢還宮丁孚漢儀

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長公主赤罽軿車貴人公主王妃油畫軿車上

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漢官儀

漢世母后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蔡邕謚議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瑶光貫日而生顓頊握登見大虹而生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任姒感龍生帝嵬魁又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鈎命訣曰華胥履跡註云靈威仰之跡也書帝命驗云姚氏縱華感樞注縱生也舜母感樞星生舜重華金樓子云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黒龍而成以乙日生湯號天乙國語云大任溶於豕牢而得文王

黄帝立后三妃以存靈憲彤史小臣以備内宫以教天下之内治次妃嫫母貌惡德充帝内之曰屬女德而弗

忘與女正而弗襄雖惡何傷是生蒼林禺陽路史

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類要

少昊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之意感而生少昊是為玄囂路史云高陽取于類氏生少昊

有陬氏曰常羲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高辛生太子庚及日十二山海經云羲和者帝俊之妻也又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蓋月當為日十日者謂以日名如甲乙丙丁之類云羲和者乃常羲有陬氏也大戴禮名常羲傳尚儀作常儀又作常宜士安作常耳失之陬音鄹見大戴史漢世紀作娵訾氏非也

顓頊母景僕蜀山氏女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宫生顓頊於若水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帝命族後分為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遊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為八神亦謂八翼翼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

力言其神力英明翼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拾遺記八神

意即八愷

鄭玄云佶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一明者為正三小為次帝堯因之

娵訾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為高辛帝室夢日而生八子世號八元異苑

礐娶陳豐生放勳

簡狄謳而生卨卨契也契古作卨從禸蟲也一作偰

簡狄一作東翟即簡易也干寳作索俠尚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疑浴娀簡在水中易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為湯

舜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為湘之神大澤謂洞庭言為神處此故靈光及於百里也以湘神黄陵為舜之二女非堯之女也

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

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納三妃焉藝文注又山海經云舜妻登北氏生宵明燭光又舜妹有娛首見路史世傳瞽叟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娛首每為之解說文云或作畫娛一音畫也婐或作摰或作繫

舜妃女瑩生義鈞及季釐季釐封於繒為桀所克義鈞封於商是為商鈞最喜歌舞路史

禹母曰修巳出行見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巳背剖而生禹於石紐竹書紀年吳越春秋云得薏苡而吞之一云禹孕十四月

鯀娶華氏曰女志是生高密世本吳越春秋云娶有莘氏之女曰女嬉

女秩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遁甲開山圖榮氏解

㓕山即名女媧見史記注

禹禼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兎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桼禹母吞薏苡禼母𪁉燕卵與兎吮毫同實也禹禼之母生宜皆從口不

當闓坼論衡 繁露云禹生發於背契生發於胸

禹立三妃九嬪以為內治路史

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連山易

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無子焉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竹書紀年又國語

云妹嬉與伊尹比妲已與膠鬲比又云妹嬉有施氏之女妲已有蘇氏之女

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妹嬉觀帝為履癸妃洛書錄運法

湯妃有㜪統領九嬪後宫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列女傳

大姒夢見商之庭産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為松栢棫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周書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内生太子誦帝王世紀

天子西至於重壁之臺盛姬告病亡天子哀之是日哀

次天子乃殯盛姬於轂丘之廟甲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隥而降休於兩栢之下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於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之乃又流涕穆天子傳

盛姬卒王改其族為痛氏上

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物原

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穆公好淫樂

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衛論

秦昭王母芈氏號宣太后是太后之號始於此也漢因

秦故尊母曰皇太后事物考

楚莊姪者楚縣邑之女也頃襄王好遊覩之樂焉王左

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行姪年十二

王既見姪操幟伏於南郊道傍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

人問之姪曰願謁隱事於王王台之子何以成寡人對

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

對曰大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有龍無尾者年三十無太子牆欲内崩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王曰何對曰王好臺榭而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强秦間王左右使王日以滋甚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反國比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而得勝乃立姪爲夫人

列女傳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臼頭深目

長壯大節昻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
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
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
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
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揜口
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
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
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

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
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
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以行之言未卒忽
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
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
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
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
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

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强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内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黄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

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新序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虵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竝共患之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虵穴口虵輙夜出

吞囓累年如此前後共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寄乃行請好劒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劒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囓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出咤言曰汝曹

怯弱為虵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搜神記）

豐公家於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地有玉雞啣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帝王世紀）

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洋川帝為驛致長安（水經注）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宫内時常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皇来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采莖葉雜

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邉盥濯食逢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歳焉西京雜記

漢文帝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見魏楊阜傳

撒帳始於漢武帝非始於翼奉也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張鳯羽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共坐歡飲之後預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原始

武帝以象牙為簟賜李夫人西京雜記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上

帝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拾遺記

飛燕與其妹婕妤坐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乃

號石華廣袖飛燕外傳

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册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金花紫輪帽金花紫羅靣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褥金錯繡襠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黄金步揺合歡圓璫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瑪瑙𤦲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爐迴風扇椰葉席同心梅含

枝李青木香沈水香香螺巵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七枝鐙西京雜記

趙后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緑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揺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彄

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飛燕外傳

明德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小缺補之以縹東觀漢記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

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既無褒異又不録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宫之家故不著也續漢書

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與觀畫過虞舜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陳思王畫贊序

鄧皇后志在典籍六歳能史書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

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相者見后曰此成湯之骨法也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者云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餂之斯皆聖王之占吉不可言後果為皇后續漢書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

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
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内讙諜食時商女
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
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閉中閤
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牕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
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鱗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
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脱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
髹可鑑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

發顏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

寸足長八寸跮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纖迫袜收束微如
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催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
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
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宣心書
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
殿發緘懽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
闊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
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於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

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
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
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
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
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
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
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
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閑訓誡衣履若而人

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叅録尚書事乗氏兾土臣
兾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叅録尚書事
乗氏侯兾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族令族重
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
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
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
先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乗氏侯
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乗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

臣故侍中鯛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鯛陽
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
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乗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
敬從典禮令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
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畀
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
軍參録尚書事乗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
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黄金二萬斤馬十

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
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
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
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
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
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
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
録尚書事乘氏侯冀歳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

今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蝝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鐏加以翡翠朱舄袜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槛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旗九斿大將軍叅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闒戟九斿雲罕金鉦黃鉞

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隷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黄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重黄牀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内惟爾夙閑内戒德冠後庭有桃夭之宜協和鳴之祥

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
千秋為副立爾為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
命永奠坤維后即位於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
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
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
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趨長
跪受璽綬奉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
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

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

漢雜事秘辛　漢雜事一卷得於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畧不見収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為奇艷但太穠褻耳不謂冀威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觧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纏迫袜収束微如禁中語則纒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於口追駟不及聊志於此用塞踈漏之誚成都楊慎

獻帝伏皇后聰慧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為李傕所敗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

如有乘践則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趾后以繡紱拭血括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湔帝衣及面潔淨如浣軍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幽祇之所感矣拾遺記

先主甘后體貌特異玉質柔肌態媚容治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夜則擁后而玩玉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覩者殆相亂惑上

文帝郭后少時其父奇之曰此我女中王也遂名女王魏志

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上

甄后既入魏宫宫庭有一緑虵口中恒有赤珠若梧桐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靈虵髻採蘭雜志

薛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

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

暮改靈芸為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

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

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内不用燈燭之光裁製

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也拾遺記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

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

人俱用胭脂傚畫名曉霞妝　採蘭雜志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置蟬鬢次薛夜來善女紅次段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次田尚衣能歌舞四美一時冠絕日夕在側

田尚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辟邪故謂之紅壁　女紅志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虵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人謂之

機絶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絶雖剌棘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侍列者飄

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拾遺記

吳孫晧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常置座側筆叢

吳孫和說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上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蠶於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耤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宫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鈌以為宜依古式備斯慼典詔曰昔天子親

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

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

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

饗宴賜絹各有差晉書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宫衣中忽有

火光衆咸怪之自後藩臣搆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

嬪異兆

杜皇后長猶無齒成帝納采之日一夕盡生上

晉穆帝后父何凖寓居海鹽南三里后將産之夕有羣

烏夜驚於聚落爾後烏更鳴衆共異之及明大赦乃穆

帝立準女為后睦州記

劉聰以婢為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汚玉簀塵瓊寢十六國春秋

劉聰將起鳳儀殿於後庭陳元達諫聰怒將斬之時在逍遥園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劉后在後堂密手疏救之乃解改逍遥園為納賢園秀中堂為愧賢堂前趙録

石虎皇后浴室中有雙長生樹鄴中記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唯碧綃蚊幬崔祖思啟事

陸元德吳興東遷人宋文帝台入内時太后王氏雅信黄老降母后之尊執門徒之禮珠囊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甍樟木為櫬號曰樟宫載以龍輴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塋曰山塋宋書

郗皇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救之后已化為毒龍煙焰冲天人莫敢近

帝悲嘆久之因冊為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兩京記

梁武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采而體多疣納之其疣並失梁書

陳武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期功之服則先折一爪陳書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身居儉約唯尋閱釋典為事常遇歲旱自暴而誦經應時雨降陳亡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毘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上

陳後主與張麗華遊後園有柳絮點衣張麗華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後主曰輕薄物識卿意也張麗華笑而不答類記

每憶爾時麗華方凭臨春閣試東都紫毫書小研紅綃答江令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領數萬騎直來捉人都無去就意南部烟花記

張麗華髮長七尺上

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太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

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琶琵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北史

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見乃當取時他國女有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早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

書而見婦與奴為奸悵然懷憾為之結氣顔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廄安之夜於廄中見王正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悦顔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来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奸意忿顔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来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顔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

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譬喻經

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為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為御車羣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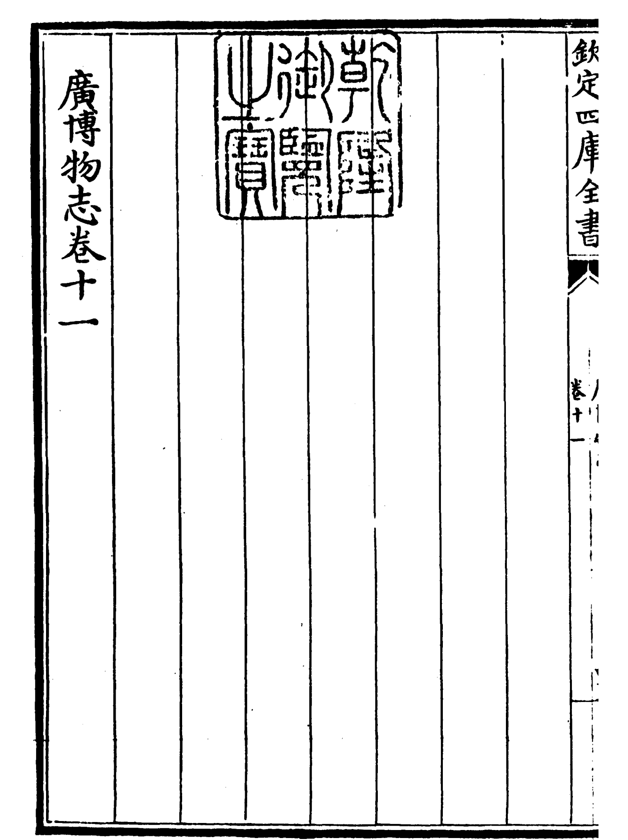
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卧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内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為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

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絶願大王放赦宮中王敕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上

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毗㛹與鄔陀延王為夫人無憂為輔國大臣王又有夫人名紺容無比情懷嫉妬數於王處搆扇讒言時王邉境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伐遂敕無憂守都邑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紺容夜讀佛經復須抄寫告大臣樺皮貝葉筆墨燈明便宜多進大臣於樺皮内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

便大發紺容與五百綵女同時殞命惟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先嘗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為奉事一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爾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紺容死計無所出其說幽事人共大臣等議畫一幀作紺容夫人所為因緣投火死狀並與象馬各數滿五百真金一億別嚴四兵詣王營所遣使持書白王王啟封讀書而笑問善知識比曾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若被死將去求索不得者可開此幀因言紺容已死願王寬其

罪恐王憂惱設此權謀王即旋軍赦殺無憂以無比置地牢内王經七日極懐憂悴復出無比因往問世尊何因縁故佛言乃往古昔婆羅泥斯國王梵摩達多大夫人曽於五百綵女遊觀華國入芳池浴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獨覺聖者造一草庵在中住止夫人命一使女燒彼草庵女見不忍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諸女悉共懽笑彼夫人者即紺容是彼侍女者即五百内人是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法苑珠林



廣博物志卷十一